

世界历史名人

文学家



MO LI AI

莫里哀

陈 惇

新 蕾 出 版 社

序

当时光脚步迈入 21 世纪门槛的时候,新蕾出版社向全国少年读者推出这套内容丰富、文采绚丽、装帧精美的《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百人百册)。这的确是件令人喜幸的事情。现今我们正大力提倡和开展素质教育,这一具有大气派的出版举措正应答了时代的要求。

这部丛书生动而翔实地勾勒了世界历史上 100 位出类拔萃的英豪人物。他们的事迹像熠熠生辉的点点繁星,照耀着我们仰望的无垠长空。他们中有胸怀韬略、驰骋沙场的伟大统帅,有献身民族解放大业、争取国家独立的革命志士,有叱咤政坛、创造时势的杰出政治家,有思想深邃、追求世理的哲学家,有虔笃济世的宗教

10058

家,有探究自然奥秘的科学家,有以宏大精妙的声响抒发情怀的音乐大师,有以睿智的观察力描绘社会众生相的文学家。他们把高尚理想和为理想奋斗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洒向人间,注入青史。他们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学习榜样。

书中人物犹如历史长河中的大川巨泊和胜地奇观。阅读这套丛书固然会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开阔我们的视野,借古达今,做一个有见地的人。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效法英雄豪杰、先知哲人的高尚理想和情操,用他们的言行濡沫我们的思想,激励我们的行动。今天的少年朋友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以便将来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这样,方不愧于我们的时代、不愧于我们的社会,方能追随先哲的脚步,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新蕾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所持的友爱厚意和高瞻远瞩的创新精神。

杨生茂

1999年11月15日



新 蕾 出 版 社

丛书学术指导委员会

杨生茂 刘家和
马克垚 张弘毅
于可 张象
曹仲平 傅希春

策 划 / 纪秀荣
主 编 / 杨生茂 顾传善
副主编 / 郑秀桂 陈德军
编 委 / 国荣洲 王文婷
张殿英 张 访

目 录

莫里哀

4	从巴黎到外省
29	重返巴黎
62	辉煌的盛年
119	喜剧家的悲剧
155	编后记

莫里哀



莫里哀是17世纪法国戏剧家，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的父亲是巴黎的宫廷装饰商，有贵族身份。但是，莫里哀自幼酷爱戏剧，中学毕业后即放弃继承权，参加剧团，在巴黎演戏。不久，因受剧团债务的牵连而入狱。出狱后，又随流浪剧团去外省演出，达13年之久。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戏剧实践把莫里哀锻炼成一个出色的演员和剧作家，后来还成了剧团的领导人。

1658年，莫里哀重返巴黎，率剧团在卢佛宫为国王演戏。演出获得成功，莫里哀和他的剧团从此定居巴黎。当时正是国王路易十四当政，法国专制王权发展到极盛时期，文坛上古典

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莫里哀在巴黎的戏剧活动,符合王权的需要,因而受到国王的保护。莫里哀也逐渐靠近宫廷,接受了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但是仍然保持他的民主倾向。

1659年,他创作并演出了返回巴黎后的第一个喜剧《可笑的女才子》,把讽刺的矛头指向贵族的那种故作高雅的恶习,从此与保守势力结下不解之怨。贵族势力企图禁演此剧,但以失败而告终。莫里哀更勇敢地坚持他的进步的创作方向。1661年演出的《丈夫学堂》和1662年演出的《太太学堂》,从讽刺夫权主义出发,更广泛地涉及宗教教育、妇女地位、家庭关系等社会问题。恼羞成怒的贵族和教会势力,以“轻佻、淫秽、有伤风化、诋毁宗教”的名义,禁止剧本公演,并对莫里哀发动人身攻击。

1664年后,莫里哀的创作进入了繁荣时期。1664年创作的《达尔杜弗》是一部现实性、战斗性极强的喜剧,主人公是一个打着宗教幌子进行罪恶活动的骗子。莫里哀在宫廷游园会上演出了该剧的前三幕,太后及巴黎大主教即刻出面,迫使国王下令,不准该剧公演。莫里哀



向国王三上陈情表,坚持奋斗了五年,到1669年,剧本才正式公演,取得极大的成功。莫里哀还把讽刺的矛头对准了当时法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他写了讽刺贵族恶少依仗自己的特权为非作歹的《堂璜》,写了把贵族阶级的腐朽、堕落、衰败的本质揭露得相当深刻的《愤世嫉俗》;他写了讽刺资产阶级贪财、吝啬的本性的《吝啬鬼》和揭露资产阶级虚荣心和软弱性的《乔治·当丹》。

1669年后,莫里哀进入他创作的后期,写了《女学者》、《贵人迷》等优秀的作品。在艺术上更多地学习民间戏剧的手法,在《司卡班的诡计》一剧中,还塑造了一个机智能干的甚至把主人骗进口袋痛打一顿的仆人形象。

莫里哀晚年,疾病缠身,但仍然坚持创作和演出。1673年,莫里哀完成了他最后一个剧本《没病找病》,并亲自扮演其中的主角。在第四次演出时,他已经体力不支,却勉力演完。回到家中便咯血而死。教会与他为敌,不许他的遗体在教会墓地埋葬。虽经国王说情,葬礼也极其简单。但是,巴黎人民自发地来为他送葬,他们手举火把,形成一条长长的火龙……



从巴黎到外省

少年时代

莫里哀是17世纪法国的戏剧家。在西方古典讽刺喜剧的领域中，他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说得上是独领风骚了。

莫里哀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后来从事戏剧事业时所用的艺名。波克兰家族本来住在外省。16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个叫让·波克兰的到巴黎定居。这就是莫里哀的祖父。他是一个地毯商人，1586年娶皮货商人的女儿为妻。四年后妻子去世，1594年，又与洗衣妇阿涅斯结婚。他们有九个孩子，大儿子也叫让，就是莫里哀的父亲。让长大后继承父业，也做地毯生意，住在圣—奥诺雷街和老浴室街拐角的一所房子里。1621年，他与地毯

商人克雷塞家的玛丽结婚,真可谓门当户对。这两个殷实的家庭结合在一起,在巴黎的商人中算是难得的富裕户了。

莫里哀的父母是一对精明能干的夫妻。他们俩把地毯铺经营得有条有理,红红火火。1622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这就是未来的戏剧家莫里哀。后来,他们还有过五个孩子,但是有两个不幸夭折。他们给长子取名为让,与祖父、父亲同名。1631年,莫里哀的父亲波克兰从他的兄弟尼古拉那里买下了“宫廷陈设商”的职务,成了一个小贵族。

17世纪的法国还是封建社会,而且是专制王权的隆盛时期。国王具有无上的权威,宫廷是全国的中心,所以能够进宫伺候国王,被人们看做莫大的荣誉。当时法国宫廷共设八个“宫廷陈设商”,有“王室侍从”的称号。他们两人一班,分为四批,每年轮流伺候国王三个月。他们负责宫内家具的陈设,整理国王寝宫的物品。国王外出时负责看管家具。“宫廷陈设商”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不过它可以获得一种世袭的贵族身份,更重要的是,有了这种身份就可以出入

宫廷，可以接近国王。因此，这种差事也被人们所羡慕。

1622年1月15日，莫里哀的父母为他举行洗礼。这一天大概就是莫里哀的生日，不过也可能是前一天或前两天。因为那时新生儿出世后一般不出三天就要为他举行洗礼。父亲希望他长大后继承祖传的事业，成为一个能干的商人，因此从小就教他算账、识字，把他放在店堂里看着大人做生意，让他耳濡目染，自然地熟悉商业往来。店铺里成天是客来客往，熙熙攘攘。莫里哀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就熟知商家和市民的生活。但是，他对父亲的这一套安排并不感兴趣，对家里的另一些事物，他更有好感。波克兰家住在一所老房子里，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猴子阁”。原因是街角有一根木柱，上面雕着一群活泼的猴子围绕一棵橘树嬉戏游玩的情景，它们扮出各种鬼脸，互相打闹，煞是可爱。莫里哀特别喜欢这群猴子，常常伫立在木柱旁边，琢磨猴子的形态，模仿它们的动作。莫里哀的善于表演的特长，大概就是从“猴子阁”的这根雕柱上得到了最初的启发。



1632年,莫里哀10岁那年,他母亲去世。第二年,老波克兰续弦,娶了鞍具商人的女儿卡特琳·弗勒雷特。可是,只过了三年,莫里哀的继母又在一次难产中身亡。从此他父亲没有再娶,一直过着鳏居的生活。他独自料理生意和家务,还要照顾一群孩子,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莫里哀自小在独身父亲的抚养下长大,没有享受到慈母的爱抚,这与他后来作品中很少描写亲子之爱和慈母形象,剧中的家长多半是父亲、多半是鳏夫的情况,是有一定关系的。

莫里哀虽然失去了慈母,但是有一个非常疼爱他的外祖父。这位老人名叫路易·克雷塞,是个戏迷,家住大市场附近。女儿去世以后,他还在自己的家中留下一个房间,专门接待波克兰一家,特别是接待他所喜爱的外孙莫里哀。因此,莫里哀经常到外公家去,路易·克雷塞就带领外孙子到市场和新桥去散步、看戏。

当时的市场上,常有民间草台班搭起露天舞台演出小戏。他们多半是演闹剧。这种戏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充满着生活气息。有个民间艺人,叫塔巴兰。他在巴黎的广场上演戏,很有



名气。他的表演很受市民的欢迎。莫里哀小时候就很爱看他的戏，塔巴兰在他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他成名之后仍然不能忘记。他晚年所写的《司卡班的诡计》中，还吸收了塔巴兰的一些技巧。除了民间草台班之外，意大利职业剧团也常来演出。那时，巴黎还有两家剧院，一家叫布高涅府剧院，主要由专业剧团表演悲剧，在戏剧界享有盛名。当时正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形成时期，高乃依、拉辛等人的作品许多都是在这里上演的。据说，路易·克雷塞有一张布高涅府剧院的长期门票，天天可以进剧院看戏。他当然也会经常带着莫里哀进剧院。另一家剧院叫马雷剧院，虽然没有布高涅府那么出名，但也由职业剧团演出，也是克雷塞经常出入的地方。祖孙二人在这样的戏剧世界中如鱼得水，倘佯自如。就这样，莫里哀既了解了民间戏剧，也了解了剧场的艺术，在莫里哀的心底里深深地播下了戏剧的种子。

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戏剧表演，在少年莫里哀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比起枯燥杂乱的商业活动来，对他更有吸引力。莫



里哀越来越不喜欢父亲的职业,越来越喜欢戏剧。他父亲也看出了这一点,生怕儿子忘了祖传的事业,劝告岳父不要再带孩子去看戏,甚至责问老头子说:“难道您想把孩子培养成戏子吗?”路易·克雷塞不同意他的看法,反驳他说:“做戏子有什么不好,但愿上帝保佑他将来成为一个好角儿!”

莫里哀对戏剧的爱好越来越浓,对父亲的安排越来越不满意,可是又不想违抗父亲的意愿。他不知如何是好,成天愁眉不展,心情郁闷,就是坐在店堂里,也是心不在焉,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店外出神。1635年,莫里哀13岁那年,有一天,他和外祖父从剧场看戏回来,呆在一旁闷闷不乐。父亲多次见到这种情形,早就想和他谈谈。这次,他忍不住过来问莫里哀:“近来为什么老是这样不快活?”莫里哀坦率地承认,他不喜欢做生意,也不喜欢到宫里去伺候国王,总之不想干父亲的那一行。不过,他不想伤父亲的心,没有提出当演员的想法,只说自己想去上学。在那时,演戏被人们看做一种下贱的职业,只有无业游民和贫苦的市民才去做戏

子。13岁的莫里哀还是一个小小少爷，他当然知道家里不可能同意他离开家庭，去当戏子。所以，他只求能够摆脱他所讨厌的那个职业，也就心满意足了。莫里哀的想法得到了外祖父的支持。他父亲也想到，把孩子送进学校，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对于孩子继承“王室侍从”的职务只有好处，并无妨碍。于是，他同意了孩子的要求。

不久，老波克兰把孩子送进了克莱蒙中学。这是巴黎的一所最好的学校，由耶稣会主办，学生都是贵族后裔和富裕市民的孩子，许多王家子弟，包括三位亲王、路易十四的亲兄弟路易·孔德也在这里上学。学习课程有拉丁文、算术、历史，还有法学、哲学、神学、化学、物理、希腊文等，另有专门的时间学习舞蹈和击剑。莫里哀走出家门，来到学校，感到了精神上解放的愉快。他在这里认真学习，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饶有興味地学习了拉丁文，能够从原文阅读古代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泰伦斯的喜剧作品。每逢开学典礼，学校要举行喜剧演出，莫里哀总是积极参与。莫里哀还对哲学发生了兴趣。据



说,他不但修完了普通班的课程,而且参加了哲学班。他对古代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很感兴趣,曾把这位哲学家的代表作《物性赋》译成法文(可惜这部译稿未能保存下来,只有几句保留在《愤世嫉俗》一剧之中。)这些都培养了他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创造能力,为他日后的戏剧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639年,莫里哀在克莱蒙中学毕业。按照他父亲的意愿,莫里哀应该开始学做生意。因此,两年之前,他就把“宫廷陈设商”的职务和“王室侍从”的称号,都过到了莫里哀的名下。但是,莫里哀依然不想在店堂里消磨自己的一生,要求继续学习。老波克兰不想勉强儿子听从自己的愿望,便把他送到奥尔良大学去学习法律。因为在那时,资产阶级子弟如果不想从事工商业,最好的出路就是做律师,当法官。将来再买个官职,也可出人头地。其实,这并不是莫里哀的愿望。奥尔良大学管理不严,只要提前交齐学费,不学习也可以拿到毕业文凭。莫里哀就这样得到了文凭。但是他对于当律师没有兴趣,对戏剧却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爱好。

那时，有名的意大利喜剧演员斯加拉姆士在巴黎演出。莫里哀对他简直入了迷，据说还曾拜他为师，跟他学戏。

老波克兰为此而非常担心，想方设法要把儿子拉回自己为他设置的道路上来。1642年，路易十三南巡纳尔榜，轮到波克兰去伺候国王。他便让莫里哀替他前去。那年的4月至7月，莫里哀就以“宫廷陈设商”继承人的身份到南方伺候了国王。波克兰原以为儿子尝试一下伺候国王的美差，体验一下为王上服务的荣幸感，就会喜欢上这个职业。哪知事与愿违，莫里哀从南方回来后更讨厌这个职业。现在轮到老波克兰忧心忡忡了。

出 走

也就在这时，莫里哀决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他认识了一个戏剧家庭——贝雅尔一家，而且爱上了这家的一位美丽的金发姑娘玛德莱娜·贝雅尔，决心与他们一起献身于戏剧事业。贝雅尔一家本是外省一个王家公证人的后裔。玛德莱娜的父亲是河泊森林法院的庭丁。玛德

